

橫溪漫录

鼓三百三十三槌為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為一疊。故唐詩有疊鼓鳴笳之句。

玄女兵法云：制旌旗以象雲物，鑄鉦銳以擬電轂。鼓鼙以象雷霆，鉦銳今之銅鑼。

陸子曰：三皇禹策五帝拱手。唐虞按轡禹湯馳轍。五霸聖駕六國擁輶。

青史子載周禮，其文云：東方之弧以梧，^二者東方之艸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二者南方之草夏木也；中央之弧以桑，^二者中

央之木也。西方之弧以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弧以
束。○者北方之邢。冬木也。青史子漢志五十三篇。今存者胎教
一篇而已。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瑞。七月而就薑室。太師持
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弁。而御戶右。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
樂則太師撫琴。緝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
倚弁。而不敢煎調。其文義甚古雅。嗚呼。古書之不傳者。何限惜
哉。

抱朴子曰。魏武帝欲用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曰。義不

使高世之士辱于汚君之朝也按此事不見于史當表出之嗚呼操之不屈孔明不殺關羽真有人君之度豈止雄于三國耶

漢末有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丘齊興而有劉康袁碌周滅而有王謙尉廻斯皆破家徇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全亂臣逆子惧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九泉之下矣

孔明出師表今皆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若無興德

之言六字他本皆無于義有缺當以文選為正

北史稱崔浩延纖懦弱胸中所懷乃過兵甲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

晉書角端掩月步搖翻霜按角端謂弓也李陵遺蘇武角端弓知胡人以角端弓為貴耳步搖者慕容也初莫護跋入居遼西燕代名冠步搖諸部因目之為步搖後訛為慕容因以為氏

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者獻于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李日知曰此石固有赤心其餘皆謀反

耶出唐語林因罕傳人鮮知之

洛陽布衣常月將上言武三思濁亂椒房浙西布衣崔善正上
言李錡謀為不軌身死而無益于事史且沒其名噫易曰壯于
趾往不勝為咎二子之謂乎

畢炕天室末為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書不載炕
之名于忠義傳故昌黎云廣平之節如此而子不荷其澤嗚呼
河北二十四郡豈獨一頽平原乎溫公通鑑六失書

廣德元年十一月翰林學士柳沆上疏請斬程元振于是削元

振官放歸田里見于東坡文而唐書不為流立傳詞臣獻替不獨陸贊李絳也

安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歎曰吾不得天下矣房琯奏遣諸王為都統節度此誠可以為社稷功矣唐書不載杜甫救琯亦不及此事其後輓房公詩有一德興王後之句蓋指此也故時為表出之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烏最難射一日落九烏言射之捷也而後世不得其說遂以為射九日矣

星渚潯陽之間人無幾希走市城不暇給以故爭山遊不見鬢人
亘古無婦尼之迹少少覩色僧亦無處得酒肉賦命清元得遂
其高名生于富閑之鄉則辱淫喧襲萬丈之尺短矣吾所絕意
者無山不峰無峰不石無石不泉也至于霞彩幻生白雲面起
朝暮其處江湖之界乎所謂山澤通氣者矣

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
此以亂為錯亂之亂其說亦異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歿也惠帝為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

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載而四皓碑目
集石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略皆遺之獨見于任昉文章錄起
秦自嬴姓二十六年庚辰盡滅六國稱始皇帝至沙丘之死為
辛卯僅十二年胡亥子嬰共三年甲午秦亡則一統之日十五
年爾

宋人問邵堯夫國祚不答架上取晉紀示之徽欽之事正符懷
愍是宋之擬晉邵子固有說矣宋自太祖開基懂得五代之土
宇而河東江南閩蜀嶺南十國未平至數年諸國始平至真宗

而納幣于契丹矣。四傳至神宗而王安石割七百里地以獻遠矣。至徽宗入虜而高宗稱臣矣。河西河北之地終宋之代未嘗得其土。漢唐疆域不如是之濶。而一統之日曾不得如西晉之久。及南渡以後。享國差長于興亡而氣息奄奄不啻倍焉。以此言之。宋尚不得比晉。况于漢唐乎。李文正云。晉之東非失據。宋之南竟何處。蓋確論也。

蜀之隱逸有襄陽麻德公。谷口鄭子真。東海王霸。西山蜀一作葵才。皆避人養德躬耕求志。又有譙定字天授。其學得于蜀襄氏夷。

侯袁溉字道潔其學得于富順監賣香薛翁程子遇青城蘊涌
翁乃知未濟三陽失位為男窮之義

徐陵與周弘讓書云歸來天目得肆閒居差有美玉之俱仙非
無孟光之同隱優遊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
圖勢則宋人画苑春宵秘戲圖有自來矣

唐隱士紹耕通常言脩養之士當書月令置于座右

三衢有爛柯山王犧薪遇仙處石梁亘空六月不暑

度索君謂南海君曰昔在廬山嘗食白李

張子載字毅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子載來見曰丞相赴京某亦往遂寓于文山因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凡留燕三年潛造一犧文山受刑後即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于俘虜中俾出火其屍子載拾骨寘囊并續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父文山怒云繩矩未斷其子心動啟視之果有繩束其髮衆服公英爽可愛畏劉須溪紀其事贊于文山像後曰間居忽上萬古咄天氣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亦念續芻豈其英爽猶累元身

同時之人能不願沈者忌其生今妨其死李卓吾亦為之贊曰
不食其祿肯受其傳一繩未斷如錐刺腹生當捐冠死當忍日
張氏何人寘囊并續生死交情千載一鶻

嚴光當作莊光避漢諱也故蹟遺文有嚴子陵碑云子陵新野
人避亂江南娶梅福女因居會稽此考與任延傳相合

後漢焦光字孝然河東人也隱于焦山竄河渚間作一蝸牛廬
處其中冬夏袒臥遭大雪亦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或問皇

甫謐曰焦光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曠然以天地為棟宇閑然

合至道之前出群形之外入玄寂之幽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苦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推崇憂不以累其心損視聽不以汚其耳目羲皇以來一人而已

景毅蜀郡人也為漢侍御史子顧為李膺門人未有錄牒不及于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遺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要而已遂自表免歸漢末耻不與黨人不獨皇甫規也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掛瓢巢父洗耳耳非駐聲之地巖非染耳之迹外惡者垢內病物者自戕此尚不能至于曠士豈入

道之門也。維之談名理如此，豈減晉人耶。

晉金石二十四友有劉琨唐八閨十六子有劉栖楚其中行獨復者乎。

方望為隗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曰：「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于五湖。舅犯謝罪文公亦逡巡于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弋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閑假，廣求其真顧。將軍勉之望之，見幾亂邦，托迹方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賢于范增遠矣。

范增遠矣。

婦人皆從夫謚而穆姜乃特謚觀其致女論詩之言蓋有才智之哲婦也文姜亦特謚

成都浣花溪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為夫人生辰傾城出遊地志云夫人姓任崔寧之妻按通鑑成都節度使崔暉入朝楊子琳乘虛突入成都寧妻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十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暉尚書賜名寧任氏封夫人

馮宝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繖室幙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繡旗女將與李全

戰者見金更可對錦織夫人

嚴僖與許由為友蜀之嚴道人隱雅州見蜀本紀應曜隱居淮上與四皓同徵而不出見海錄碎事摯峻字伯陵隱于汧山司馬遷以書招之不從見高士傳牛宰魏郡人不與光武交其風節又峻于莊光矣而世不之知也見寰宇記侯馥晉代瀘州人不屈于李雄見地志史失紀明初有徐舫劉基宋濂往訪之荷蓑笠以見示不用于世也史皆逸其事然則巢父之徒古今豈少乎